

〔日〕白石一文 著

罗越 译

这里是
没有我们
存在 的地方

ここは
私たちの
いない場所

〔日〕白石一文 著

罗越 译

这里是
没有我们
存在 的地方

ここは
私たちの
いない場所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这里是沒有我們存在的地方 / (日)白石一文著;
羅越譯. —北京:九州出版社, 2016. 7

ISBN 978-7-5108-4605-2

I. ①这… II. ①白… ②羅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日本-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189093号

这里是沒有我們存在的地方

作 者 [日]白石一文 著 羅 越 译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 68992190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
印 张 7
字 数 100千字
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
印 次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4605-2
定 价 32.00元

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★

实存与实在。“实存”还活着，而“实在”死了。

我一直认为，这个世界，分为有小孩的世界和没有小孩的世界两部分。人一旦长大，就去到了“没有小孩的世界”，而绝大多数人，在成为父母以后，又再次回到“有小孩的世界”里去。

在人与人之间产生的那种名为感情的珍贵财富，一旦出现裂痕，不会立刻变得一文不值，它会一点一点不断腐败，直到最后，它会化作剧毒，侵蚀我们，折磨我们，摧毁我们。

@

我妹妹三岁的时候就死了。她比我小两岁，名字叫在实。“在实”是汉字写法，日语读音是“ARUMI”。我的名字叫存实，日语读音是“ARINORI”。自我记事起，几乎没人念对过我的名字。大多数人连猜都猜不出这两个汉字究竟该怎么念。最接近的恐怕是“ARIMI”这个答案吧。有些人出于责任感，害怕念错有失礼貌，往往会追问一句，“是ARIMI吗？这样称呼您可以吗？”当我解释

“是ARINORI”后，他们十有八九会补上一个恍然大悟的神情，“噢，原来是NORI啊。”

如果妹妹还活着的话，恐怕也会有类似的经验吧。

也许会有人叫她“ZAIMI”抑或“ARIMI”，而她每次都不得不纠正对方“是ARUMI”。我敢打赌，听到“ARUMI”这个读音，如果要组词，一大半的人首先想到的肯定是“铝合金窗”。洞悉对方心思的妹妹会如何自报家门呢？

“跟铝锅的铝一个读音。”

“跟铝合金轮圈的铝一个读音。”

不，她一定会严谨而科学地说：“跟铝元素的铝一个读音。”

上小学时，我的绰号叫“ZOMBI”，僵尸的意思。因为我的名字“存实”读音与“存美”相近。实际上，经常有人叫我“存美”，同学们大概也觉得这么叫更有意思。

不仅如此，我的体貌特征与僵尸也不乏相似之处。我从来都是班上的大高个儿，人又特别瘦，哮喘的毛病读完中学才渐渐好转，总是面色苍白，还一直咳个不停。运动

方面完全一无是处，跑个五十米都要呼吸急促将近三十分钟之久。不只是外在，我的内心似乎也被“僵尸”占据了。直到高中，我都隐隐然觉得自己可能活不过二十岁。

存实与在实。为什么要给我们兄妹起这么奇怪的名字呢？

理由非常简单。

我们的父亲德太郎是一位哲学家。他崇拜克尔凯郭尔和雅斯贝尔斯，极为反感海德格尔，对萨特则不屑一顾。前些年，父亲去世时，他的学生们将纪念他的悼文集结成册。其中，他的得意门生，现已升任母校校长的H老师，在追悼文集的序言中饶有兴致地回忆了父亲年轻时的种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父亲只是哲学系主任，而H老师则当上了校长。得知H老师从校长竞选中脱颖而出，父亲的喜悦无以言表。新任校长竟然出自几十年来不断走下坡路的哲学系，这对已然退居二线担任名誉教授的父亲来说，无疑是值得骄傲的赏心乐事。而且，父亲万分肯定，正是自己在学术上的建树和累积，最终成为了哲学系重获新生的原动力。的确，说他是国内最为知名的哲学家并不为过。

实存与实在。“实存”还活着，而“实在”死了。

当在实离开人世，身为青年哲学家的父亲，面对一往无前的现实生活，究竟有过一番怎样的哲学思辨和考察呢？

我一直暗自埋怨父亲，为什么要给我们起如此奇怪的名字。但是，父亲这个人，我还是喜欢的。虽然我没有足够的学识，好对他毕生的钻研表达敬意，但每当翻开他为普通读者撰写的存在主义入门读物，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他对学术研究的那份热诚。而且，行文间那轻快洒脱的笔法也是一绝。

母亲是这样评价父亲的，“你爸有恋尸癖，只对死掉的东西感兴趣。”

母亲是一位画家，虽已年过七旬，却至今保持着旺盛的创作能力，不断有新作发表。去年十一月荣获“优秀文化工作者”称号。这也是女性画家睽违十二年再度获此殊荣。

妹妹因为肺炎轻易送了命。我们这对兄妹的呼吸系统似乎有些先天不足。

年底，我们随父亲回老家过年。而在实正饱受风寒之苦。出发离开东京的前两天，她突然伤风发热。母亲曾经提议晚几天出发，父亲却没当一回事。到了老家，祖母对母亲说，“女孩子命硬，睡几天就没事了”，作为长子媳妇，母亲只得将在实安顿在二楼卧房，疲于照应年节上的诸多事务。我一边期待着新年的到来，一边隔三岔五上楼观察妹妹的状况。我轻声问她“好些了吗？”在实总是闭着眼睛微微点头。然而，她的病情却悄无声息地逐渐恶化，待母亲发现，早已演变成四十余度的高烧。父母这才赶忙把妹妹送进医院，感冒转为肺炎，三天后妹妹便咽了气。

在医院里守了几天几夜，父亲和母亲回来的那一天，在实已经不在人世。

我在殡仪馆的冷藏库再次见到了她。因为是过年，火葬场休息，直到假期结束，她都静静地躺在那个冰冷彻骨的地方。

我用手碰了碰躺在棺木里的在实，她的脸颊、额头、手脚都像冰一样冷。

她被火化的那天晚上，我第一次出现了哮喘的症状。

我心里明白，由于妹妹的死，父亲和母亲之间的关系再也不可能和从前一样了。

母亲自此之后，恐怕始终没能原谅父亲和祖母。对于自己做出的错误决定，父亲虽然深感悔恨，但耿耿于怀的母亲却也令他透不过气来。年仅五岁的我，当时已然能够预见我们这个家庭未来的样子。

在人与人之间产生的那种名为感情的珍贵财富，一旦出现裂痕，不会立刻变得一文不值，它会一点一点不断腐败，直到最后，它会化作剧毒，侵蚀我们，折磨我们，摧毁我们。

这冷酷的真相是年仅三岁便撒手人寰的妹妹教会我的。

于是，不出所料，父亲与母亲的婚姻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。几年后，父亲接受母校的聘请，远赴家乡任职，成为某国立大学的教授。母亲并没有选择随同前往。我也只得与母亲一同留在东京生活。

自此以后，我们每年只和父亲见几次面。我和母亲从来不去父亲的老家，几乎都是父亲往来东京时顺道看望我

们。住个几天，便仍旧回学校去了。我之所以喜欢父亲这个人，恐怕与始终分居两地的家庭生活状态不无关系。

若是一年到头天天腻在一起，无论对方是谁，好感总是会大打折扣。在人与人的交往中，福至心灵的时刻往往像彩虹般转瞬即逝，愤懑怨怼的回忆却犹如刺青，怎么擦都不会消失。

比起相亲相爱，人类是更擅长互相憎恨的动物。正因为这颗种子深埋在人类的本性之中，世上的杀戮和战争才会史不绝书。

退休后，父亲并没有回到东京生活。他在家乡某间名不见经传的私立大学担任校长，最后在任上因脑梗塞去世。每天上门帮忙料理家务的阿姨发现父亲在床上故去。我和母亲都大为震惊，匆忙赶去父亲所在的远方小城。在守完夜、办完丧事，处理好各种手续以及父亲的遗物后，我和母亲时隔一周，返回位于东京的住所。

@

币原？对这个名字，我一时毫无头绪。

不过，既然是一通直线电话，不可能是不认识的人。

“我是嶋原珠美。以前曾经在您手底下工作过。”她自我介绍道，将对话仅有的空白填满。

我这才想起来她是谁，刚才短暂的一片空白反倒有点滑稽。也许是错听成了币原？“币原喜重朗”的那个币原。最近几天正在读城山三郎的《燃烧的落日》，这个姓

氏出现了好几次，把嶋原听成币原也不一定。我记得她，嶋原珠美。

《古今和歌集》那句“嶋立水泽，秋日黄昏”的“嶋”。

“嗯，好久不见。”跟她打招呼的时候，我的脑海闪过这句诗。

嶋原珠美的这通电话所为何事？我的心里已然有所防备。

“这次发生的事，小堺给您添了那么大的麻烦，实在是很抱歉。”

珠美的道歉相当恳切，仿佛能够想象到她跪地谢罪的样子。

她在我手底下工作的时间非常短。不到半年，她就因为跟小堺结婚而离职。当时她所在的部门可不差。

说起我对她的印象，首先还是“跟小堺结婚”这一条，另外她长得挺漂亮，公司里的小伙子都很喜欢她。

她跟小堺是在几年前结婚的呢？其貌不扬的小堺居然追到了这么一位当模特都绰绰有余的大美人，一时间公司上下议论纷纷。是七八年前了吧？那时候我还没当上董

事。他们应该没有举办婚礼。如果举办仪式，肯定不会不请我，如果去过，印象就不至于如此稀薄。

时至今日，我几乎已经快要忘记她的长相。

“关于这次的事，我想小堺他应该已经跟您解释过了，但还有一些内情，必须私下跟您汇报……”珠美说完补充道，“我知道这样做很唐突，因为丈夫工作中的纰漏，贸然给直属领导您致电道歉……”她的语气变得有些刻板。

“你是说还有别的情况要说明吗？”

“是的。我觉得有必要跟您汇报一下。”

小堺这次的过失其实已经处理得差不多了。我们同时召开了记者发布会和致歉大会，跟消协的谈判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。公司接下来要做的，就是合理支付被害人赔偿金，向政府机构提交正式的调查报告，并对媒体以及顾客进行公示，硬着头皮承受报章杂志一段时间的口诛笔伐，事情也就过去了。

当然，之后也并非高枕无忧。是谁将一百五十多位顾客的资料通过传真发到公司？发件人至今不明。对方很可

能希望借此对公司实施威胁恐吓。就此我们也已经跟警方展开沟通。

“如果可以的话，今天晚上，能占用您一点时间吗？”虽然我始终保持沉默，但珠美的声音丝毫听不出胆怯，她接着提议道，“地点最好别离公司太近。”

“我有时间的。”我一口答应。

关于小堺的解释，我从一开始就觉得并非百分百可信，他把存有资料的电脑连同电脑包整个儿弄丢了。不过，虽然牵涉到顾客资料泄露的问题，但这批资料仅仅包含地址、姓名、电话号码、性别和年龄等内容，此外只有大致的行业信息，与个人贷款或保险公司泄露客户社保卡号码、驾驶证编号、信用卡号码等信息相比，严重性不可同日而语。

小堺电脑里的那批资料，大约涉及一千四百余位客户的个人信息，前年针对购买铝箔袋装咖喱的顾客，我们举办了两千日元现金返还的促销活动，顾客以寄明信片的方式参加。

“那你看这样好不好……”我推荐了一家位于芝的新